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十六
至二十



13
849
267



門 4 3
冊 849
卷 267



冊府元龜

卷之八

卷之八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卷之八

傳曰父慈而教蓋父子之道篤乎天性愛之所鍾威

欲其善誘掖勗導必以義方兼資以恭獎勵其志故

上之克荷世德有立於世者未始不先乎嚴君之誨

也是以子之能仕則曰父教之忠不就師傅則曰父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之罪也然則於其幼也嘗視無誑及其長也弗納於
 邪至於女子之有行亦結禱以申戒故能宜於夫族
 正其家道至於天倫致美義篤於昆弟猶子均愛情
 厚於諸父率有嘉話申乎勸率弁而述之威可尚矣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白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
 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今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又曰君
 子不施其親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以用也怨萬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大故

謂惡逆之事又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故君子於其身

也且猶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况教其子孫乎

范武子晉大夫也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召

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

者實多易遷怨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遘君子如祉亂

庶遘已詩小雅小遘速也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

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

子從政快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乃請老後文

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虞辭於朝

庚隱也謂以隱伏詭譎之言問於朝也

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

子怒曰大夫非其能也能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

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也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冠笄簪也

孔子謂其子鯉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文以配君子

二綱之首五教之端故人而不為如何牆而立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

聞乎

九以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其異

對曰未也嘗獨立

獨立謂鯉孔子

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

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

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

後

聖人謂商湯

滅於宋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

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懿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

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

茲益恭故鼎銘云

三命上卿也考父廣之鼎

一命而復再命而偃

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匱於是粥於是以

餉余日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今有達

者今孔丘少年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及

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魯參仲尼弟子也參有疾其子曾元抑首曾華奉足

曾子曰微乎吾無顏氏之言吾何以告汝哉雖然君

子之務亦大有之矣夫鹿以山為卑而增巢乎其

上魚鼈龜鼉以淵為淺而潛穴乎其中卒其所以得者

餌也故君子能無以利害義則辱奚繇至哉

漢張負以女孫嫁陳平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

謹事兄伯如事迺父嫂如事迺母也

石奮號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徙居陵里

邑中中子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奮聞之不食

慶恐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

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

中自如固當此浮責之也言內史貴人正固當爾迺謝罷慶告令慶及

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王吉為昌邑中尉坐昌邑王濞亂不能輔道被刑後

戒子孫毋為王國史子駿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

歸延壽為左馮翊棄市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

復為吏復為吏

尹賞為執金吾病疾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

坐殘賤免追思其功効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
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賊慎
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
有治辨名

後漢陳寵父咸成京間以律令為尚書性仁恕嘗戒
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
人重比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

侶將行丹怒而撻之

冊怒撻之五十

令寄慚以祠焉

寄白二尺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

則王貢丹官至太子太傅遜位卒於家

譙玄隱藏田野終公孫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

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

鄧禹為太傅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脩整閭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馬援為伏波將軍兄子嚴數並嘉譏議而通輕俠客

援前在交趾遣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

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

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
無擇言謙約節儉庶公有感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
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
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效伯交不得猶爲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反類鶩
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画虎不成
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
州郡以爲言吾嘗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
名保後果爲仇人訟免官
竇武爲城門校尉兄子紹爲虎賁中郎將紹性疎簡

奢侈武每數切厲相戒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
又自責不能訓導當先受罪繇是紹更樽節大小莫
敢違犯

鄭玄北海高密人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
家舊貧爲父母群弟所不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
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
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
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
以娛朝夕遇閑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蒙赦令
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太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

併名早爲宰相唯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
百家之不齊亦度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申
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業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吾告爾以老
將閑居安性覃思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
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家事大小汝
一承之咨爾笄笄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昂求君子
之道研鑽勿替敬慎處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勝念

然吾雖無綬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
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公親墳壟未
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日西方暮其後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
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
不識亦已哉後公車徵爲大司農玄以病自乞還家
魏李豐年七十八在鄴下名爲清白識別人物莫不
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以其父不願其然遂令
閉門勅使斷客
劉廙弟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

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
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德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治名
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後爲諷所引故及
於難虞官至侍中卒

王昶嘗爲其兄子族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
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冲深字道
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保身全行以
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亾
之禍者何也繇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

之首行之乃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
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至
行而皆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
虛僞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三者之戒昭然著
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繇惑當時之譽昧目
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
不處何也惡不繇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
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
則知所欲故知足之足嘗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
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

永全福祿者哉欲使汝曹立身行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虛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致遙越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己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旬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者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

稱非以讓人惡其益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尚猶如此况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有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

聲之加人也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已若與是非之
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於對校乎其害深矣虛僞
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別而世
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
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匿驅動後生雖刑
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汚染固以衆矣可不慎與若
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綿
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
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閭

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
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弘曠
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
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而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
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
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
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韓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
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
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
推遜恭讓處不避汚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

州府志 訓子 卷之六十一
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
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
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人務道
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
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相位至司空
蜀向朗字巨達遺言戒子曰傳稱師克在和不在衆
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
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亾也吾
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爲二兄所誘養使其性
行不隨祿利以墮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爲貴汝

其勉之朗終於左將軍
吳潘濬武陵人爲太常歸義隱蕃以口辨爲豪傑所
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
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堂念恭順親賢慕善
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
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
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顧雍爲丞相時大帝嫁從女女顧氏甥故召雍父子
及孫譚譚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帝極歡譚醉
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

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愷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爲酒後亦繇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卧譚立過一時乃見遣

晉王祥爲大保臨薨訓其子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子皆奉

而行之

夏侯湛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哉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瑀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言之載于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前軌濟其好行矣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見于皇曾祖愨侯寅亮魏祖用康又厥世遂啓土宇以

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其以允釐志用恢
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祇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
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
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百
家衆流罔不探賸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彞倫攸
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丘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
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
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
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
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橐以終于三載

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
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獻智奕世載德用茲友于
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
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
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
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
惟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乎予其敬哉俞予聞之
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
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學不
遑惟寧敦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

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
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
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於冠帶實
毋氏是憑子其爲政最爾毋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
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
嗚呼惟毋氏信著于不言行感於神明若乃恭事于
祭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
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
仰之弗可偕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於我家俾爾咸
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

精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寅亮揔其弘肅簡雅瞻乃純
鑠惠知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
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
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日俞
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揔角以逮于弱冠暨于今
之二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予其敬思于
厥身而匡予之織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
知予知之適改惟冲子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敬于
貌厥乃口無擇言柔而宜廉而不劇肅而不厲厥其
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瞻

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嘗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璫亦昌言璫曰俞滋敬于已不滋敬于已惟敬乃恃無忌有耻湛曰俞謨亦昌言謨口俞無忌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忌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

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祿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湛官至散騎嘗侍

阮籍為步兵較尉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咸字仲容汝不得復爾

荀勗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宦達人宜識吾此意勗後為尚書令卒庾袞有兄孤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割荆苕為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

內婦道也故賜汝此筐篚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
勿休也衮雖州郡交命察孝廉舉清白異行皆不就
劉殷爲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
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
州之學殷門爲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
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夫犯顏之禍
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咨商之義下念鮑勳觸鱗之誅
東海王越鎮許時王承爲記室參軍越雅相知重勅
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

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承與阮瞻謝鯤鄧攸俱在越府
越又與瞻等書曰小兒毘旣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
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
仲堪食嘗五椀盤無餘有飯粒落席間輒食以噉雖
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
任方州謂我裕乎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
嘗焉得登枝而損其本爾其存之
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曜晦弘微以文義賞會嘗因酣
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
樂

靈運侯國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

遠識宣明晦字穎達且沉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

多標獨解阿多暉小字弱冠纂華裔質勝誠無文其尚又

能峻通遠懷清悟通遠瞻字采采標蘭評直轡鮮不躓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微子即引微也無勸繇慕蘭勿輕一

質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繇爾振如不犯

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

盡褒美初靈運父瑒無才能為秘書郎早年而亡靈

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抑未有方也謂瞻曰

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

車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未有同

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混歷位中書令中領軍

尚書左僕射同主嘗思四誠皆只漢文兼強好遊州

宋陶潛為彭澤令有高節嘗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

訓戒曰天地賦命有生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

憂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愛音旨發

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望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

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患累僂僂辭世使汝幼而

饑寒耳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

既一事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罔罔少年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
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
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
月遂往緬求在昔耿耿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故
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
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
可言雖然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
有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

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
居至於沒齒

濟北范稚春晉時操行仁人也七世同家人無怨色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爲命
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其虞賓歷世
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
戰國漠漠衰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
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
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疊疊丞相允廸
前蹤渾渾長原蔚蔚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

嘿語運固隆汗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陶侃封長沙侯潛魯祖也桓

桓長沙伊勲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

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

方二臺惠和千里

潛祖茂為武昌太守

於皇烈考淡焉虛止寄

迹夙運其茲愠喜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領漸華鬢負

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復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

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温恭朝夕念

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

而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

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殃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

興夜寐賴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荀叔度為豫章太守子尚之以吏部郎告休定省頃

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朝中相

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

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

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

相窺者

王敬弘瑯琊臨沂人為侍中左光祿大夫子恢之被

召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

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

地太祖嘉而許之
顏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旣貴重
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罷服不改宅宇
如舊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
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閑居無事
爲庭誥之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
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
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減
其素蓄本乎性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
審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

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
者識之公情者德之公則通何以使神明加嚮私則
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爲士者必捐情反道
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紀之壽嘗以
金石爲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周細制每以
不朽見銘繕築未跡咸以可久承志况樹德立義收
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日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
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爲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
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
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

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繇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拔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釋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辨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日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軼之望豈悞已挂有識之裁入脩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

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智能預有文論若不練之多士較之群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威名乎若呻吟於牆屋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俚語以蔽要說是短策所出而非長見所取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傳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恍若迷塗失偶壓如深夜撒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喪耶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諂耳此益臧獲之爲豈識量之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

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嘗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麼筭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一時同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有理存焉夫既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富厚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上以僕後爲資當施其情願尤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

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需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歛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昧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嘗然後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辱焉則差的焉則闔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志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迭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

天識服世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後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與大龜齊侯茂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暍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髮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苟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蒲塞會衆之事諧調晒譁適生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繇方其剋瞻彌喪端儼况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正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

而遠其意使言必詳厯賓友清耳笑不傾撫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媮惑疑心誠亦難分豈惟厚貌蔽知之明浮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嘔笑入戾耽愛犬馬則步顧成妖况動容竊斧束裝盜金又何足論也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遊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繇相敬絕繇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疎不可間每存

大德無挾小怨率此性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青者幾既青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終其妄發其惟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中和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及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竝散于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惟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眄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觀其淫惟知生於無心

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失夫數相者必有之微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嘗二德有奇偶五嘗有勝殺其及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天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垂遇中身逢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遵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燠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情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懷蠹而蠹燧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收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

丹元子 訓子 卷之八 百一十六
氣昏去明卽惛難以生矣是以中外群聖建言所黜
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不深故藥之者
嘗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於義寡焉頓盡誠難每指
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矣夫蕪嗜之性不同故畏慕
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執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
善謀人爲有兆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
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基之弊悅彼之可而忘我不
可學頓之弊將求去弊者念通作介而已流言謗議
有道所不免况在闕薄難用美防應物之方必出於
已或信不素積嫵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

一于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
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
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嘻曰富則盛貧
則病矣貧之病也不唯形色麗麗或亦神心沮廢豈
但交友跡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
移其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
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人琴歌編蓬之中者
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幽隱交賴相盡明有相
炤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
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克其榮

大序元龜訓子
實乃將議報厚之筐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
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穉者就之艱難
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
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
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
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宰爲德不慕厚貴有惜
者以理會有宰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
欠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宰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
見休事則懃斲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

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
猶叛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
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其赴塵軌衰
沒畏遠忌聞影跡又蒙蔽其善毀之無度心短彼能
私樹已拙自崇掌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靈大倫
每思防避無通問伍觀驚異之事或涉流傳遭卒迫
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迂愈
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
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宰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
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

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卽忍歇動無愆容
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慙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
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
所與處唯夫金貞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耳故曰丹
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可使無堅苟無丹
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繇能以懷道爲念必有從理之
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耳或云貧何
爲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埋固得而齊

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
之貴所生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
篤論此又不通理用者凡養生之具豈聞定實或以
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在內不繇於
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戚愈謙量腸而炊豐家餘食非
粒實息耗意有盈虛耳况心得優劣身獲仁富明白
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藿席三屬不
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
四極而輪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
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

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靡懷
西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
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
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夫人之生暫有
心識勿壯驟過衰耗驚及其間天鬱旣難勝言假獲
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滿之才遽爲
丘壤迴遑顧慕唯數絕之中耳以此持榮曾不可留
以此服道亦何能久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
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
偶信天德逝不上暫欲使人沉來化志符往哲勿調

是賒日鑿斯密若通此意吾將忘老如曰不然其誰
與歸偶懷所撰述略布衆條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
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
宋孔顛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顛弟道存徵頗管
產業二弟請假東還顛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
縣絹紙席之屬顛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
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
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
去

蕭思話爲開府征西將軍其子惠開爲太子舍人時

冊府元龜 卷之八百一十六
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後轉黃門侍郎
與侍中何偃爭權表乞解繇此忤旨免官思話素恭
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嘗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
開自解表歎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
之二百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摠錄部

六十七

訓子第二

南齊劉懷民平原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子善
明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懷民謂善明
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
王僧虔爲侍中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齊度小過僧

度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改之僧虔嘗有書誡子
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
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
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與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
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
復徒業就玄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
云言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
誦數十家注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
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轉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
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

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
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
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荆州八袞又
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
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厨不修而欲延大賓者
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相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
繇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
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袞所載凡有幾家四
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繇
吾不學無以爲訓聊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

令子亦各繇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
 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
 所減汝見其一耳不金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
 甚勝復倍不如今不必大減致之有繇從身上來也
 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
 皆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業要復推
 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
 卽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
 負令譽弱冠超越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
 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

汝蔭正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
 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故
 蓋讀數百卷之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
 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中情
 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
 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挫捷志輩

志輩爲僧虔
于志及彬寂

等
 異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
 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愧唯知愛深松茂柏寧
 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耳
 王志侍中特進僧虔子其弟寂建武初欲獻中興頌

志謂之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寂卒爲秘書郎

呂安國爲湘州刺史有疾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嘗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

陳顯達爲侍中鎮軍將軍有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凌人復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提此自逐

張融爲司徒左長史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

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嘗體但以有體爲嘗正當使嘗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其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文章體亦何嘗何異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正以屬辭多出此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異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

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
論道說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爲吾每以不爾爲
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
不讀沉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
體英絕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隕家聲汝可號哭
而看之

周顥爲中書侍郎有名於時子捨幼聰穎顥異之臨
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

王騫太尉儉之子爲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
狎當世嘗從容爲諸子曰吾家門戶本素族自然隨

流可進不須苟求也

梁韋猷爲護軍將軍散騎嘗侍雖老暇日猶課諸兒
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猷每坐稜便
說書其所發擿猶弗之逮也

徐勉爲中書令嘗爲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
嘗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
已薄躬邀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
竊若斯豈繇才致幸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
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
金滿瀛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

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玄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其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間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笑於斯慧日十住等旣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以有前割西邊於宣武寺旣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嘗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

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爲培培塿之山聚石移菓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玄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辨係貨與韋贖及獲百金或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錄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墜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立饒菰蔣湖裡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

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體此事非有私心蓋是
 事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
 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
 累既理亦須此釋氏之教以才物謂之外命外典亦
 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嘗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
 姑熟田地甚為烏占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
 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治理可移於
 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便貽恥笑若有所
 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
 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

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
 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
 勉勗見賢思齊不宐忽畧以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
 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勅畧言此意正為已
 家來不成資產既立墅舍以乘舊業陳其始末無愧
 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
 其中餘暇聊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
 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
 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嘗以
 待終不宐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自茲以後吾

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湯水旱
吾豈知如何若其濫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竝
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
事今且望汝述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王筠爲秘書監光祿大夫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
傅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世有文才所以范
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
中各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
沈少傅約語家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
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
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

謝幾卿爲威戎將軍南平王長史兄才卿早卒其子
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官清慎皆幾卿
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藻歷官祭酒至簿
王褒著幼訓以誠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
不羞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
若乃立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
揉雜坐無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
文則賈生之外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進退
修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

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
尊卑差等吉凶隆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又體黜聰
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也義見苦斷集證
滅修道明因辨果俾凡成聖斯雖爲教差等而義歸
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修老
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何昌寓爲侍中驍騎將軍從子炤嘗慕恬退不樂進
仕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
處亦各一途求點皆何氏諸從也

後魏源賀爲太尉遺令勅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
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恠毋荒怠毋奢
佚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
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
行己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積足申孝心芻靈明器
一無用也

刁雍爲特進征南大將軍汎施愛士恬靜寡欲篤信
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

陸崇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楊椿爲太保侍中致政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

冊子二
訓子二
卷之八
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
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
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僚必以酒肉
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士夫好服綵色
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公時服飾見翁著
布衣韋帶嘗約勅諸子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于今
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爲富也又不
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世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
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
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

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饑相待吾兄弟
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世兄
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
弟時有別齋獨食此又是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
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
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
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
吾與律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勅責諸內官十日
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勅密列者
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

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于後終不以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謙高祖謂諸王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登位侍中

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繇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請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

義爲一家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之後終無恨矣

崔光韶爲廷尉卿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誠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于兒女冠婚

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橫禍權作松襖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七十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嘗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甄琛爲黃門侍郎時李謚博通諸經不就徵辟琛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適何不就業也北齊魏收爲左光祿大夫行齊州刺史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勵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曾覽管子之書其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至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莫

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爲能及矣追而
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嶽立爲重有潛載而不傾山藏
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
作險或擠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
當定想窅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慶則任之而愈固
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
而可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
之間勞死生之地收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不
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于是乎驕奢仍作危亡
旋至然則知止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處不嘗其節

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
律呂諛諛無所先稱肉度骨膏挑舌怨惡莫生勲名
共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蓋期厚棟不撓遊刃
餘然逮于厥德不嘗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
挾陽日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
端而影曲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
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
猩獄詎非足力不強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傾人
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餼文史筆
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蹈而行量

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
 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
 終猶始有一于斯鬱為羽儀恪居喪事知無不為或
 左或右則髦士攸空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
 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微萬鍾之秩投烈風
 之門起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蹲乃喪其貞
 吉可不畏歟門有倚禍事不可不密牆有伏寇言不
 可而失空諦其言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
 強梁人囚逕廷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
 非道公鼎為已信私玉非身寶過湟為緝踰藍作青

持繩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
 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幾舉必慎于微知幾慮微
 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遠瑗識四十九年
 非顏子仁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于千里覆一簣
 進及于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
 世推移月滿如規從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矢
 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唯
 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
 而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
 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

不可而咎如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智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欵噐雷後俾諸來裔傳之座右
宋遊道爲御史中尉兼太府卿剛直使氣每戒其子曰吾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顏之推字介爲黃門侍郎撰家訓二十篇行于世
後周于謹爲太傅大宗伯參議朝政每教訓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賀若敦爲忠州刺史鎮函谷爲晉公護所怒徵還逼令自殺臨刑呼子弼語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誠以慎口

隋牛弘爲右光祿大夫弘嘗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嘗之遇荷恩重深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

趙軌爲齊州別駕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誠

房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嘗爲講說督勉之壘壘不倦終于涇陽令

裴矩字弘大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交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畱情世事後入唐朝嘗至民部尚書

唐李襲譽爲太府卿每謂子孫曰吾性不每貨財遂至貧乏然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克食河內有賜桑千樹事之可以克衣江東所寫書讀之可以得官吾歿之後爾曹但能勤此一事亦何羨于人

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他望陵人故集古今聖賢誡子書于屏風令各取其一因曰若能畱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我家累葉忠節是吾所尚汝宜師遵

王友貞琅琊人素好學於九經讀皆百遍訓誨子弟如嚴君焉

劉晏善訓諸子咸有學藝李叔明建中初爲東川節度及駕幸奉天其子昇翊從有功叔明每私疏誡勵見危臨難當誓以死昇奉父嚴訓果著勲效識者嘉之

穆寧通達體命不嘗服藥每誡諸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孝志為大直道而已慎無為諂吾之志也

張茂昭為武寧節度使自祿山之亂兩河繼為阻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闕遣其妻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焉將行戒之曰爾曹將侍親出易定後之子孫勿為風俗所染吾無恨矣

田融魏博節度興之兄與幼孤融睦友而教導之會軍中分曹習射以角勝負興發矢連中融退快而責曰爾不能自晦取禍之道也故興于暴亂之時能全其身而致其位

入興之節制六州請融為吏部守朝廷察勅誠不忍離其兄故特授焉

令狐章為義咸軍節度使臨行誡子以忠孝守節

柳玘為御史大夫玘嘗著書誡其子弟曰夫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墜先訓則罪大於他人雖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之所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懇為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己無能而望他人用以己無善而望他人愛無狀則曰我不過時時不急賢亦繇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予幼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

爲基以恭默爲本以良快爲務以勤儉爲法以交結爲末事以棄義爲凶人肥家以忍順係友以簡敬百行備疑身之未周三緘密慮言之或失廣記知不及求名如倘來去奢與驕庶幾滅過蒞官則潔己省事而後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後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廩祿雖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雖用不可忽褊狹之胸襟憂與福不偕潔與富不並比見家門子孫其先正直當官耿介特立不畏強禦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遜順處己和柔保身以遠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際幾微非

賢不達夫壞名蓄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宥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順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譚莫思古道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功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其四崇尚慢遊耽嗜麴蘖以銜盃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于名官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茲五不韙甚于瘞疽瘞疽則砭石可瘳五失則巫醫莫及前賢明誠方冊具存近代

覆車聞見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辭力學者躁進患失
思展其用審命知退者則業荒文蕪一不足採唯上
智則研其慮博其聞堅其習精其業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苟異于斯孰爲君子焉

韓叔豐華州節度使建之父乾寧末建逼昭宗殺中
山都將李筠教近衛諸軍害其八王冊德王爲皇太
子及李塘奔入鳳翔兼領同州乃修南莊起樓觀欲
爲南內行廢立之事叔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
一白丁乘時危亂位至方牧不能感君父之恩欲以
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其廢位覆族在旦暮矣吾不

如先自裁免爲爾所累繇是建稍稍而沮其志

後唐符存審爲幽州盧龍節度使簡較太師中書令
嘗戒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達鄉里四十
年間位極將相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
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
子因以奢侈爲戒未嘗休費劉玘魏州人歷令錄子贊幼有文性玘誨以詩書志
學之年夏月青布襦單衫玘每食肉食別于牀下置
蔬食以飯贊謂之曰肉食之祿也爾欲食肉當苦心
文藝自可致之吾祿不可分也繇是贊旣及冠有文

辭三十餘舉進士
錢寬爲杭越節度使鏐之父鏐嘗于臨安故里興造
第舍窮極壯麗歲時遊於里中車從雄盛萬夫羅列
寬每聞鏐至竄避之鏐卽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
吾家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爲十三州上
將三面受敵與人爭利吾所以不忍見汝矣鏐卽泣
謝之

晉高漢筠在嘗山嘗戒其子曰吾遊歷多矣觀風俗
淳厚以經術相尙罕得如此地者教子訓孫可爲終
焉之計因負郭鑿荒爲田種樹成圃凡議婚嫁必接

七人竟葬於嘗山從其欲也漢筠官至左驍衛大將
軍內客省使

漢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
也承業佐後唐武皇莊宗有功甚見委遇瓘聞之與
昆仲五人自故里奔於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瓘天祐
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
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
之嘗誠瓘等曰如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慣作非
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瓘所至不敢

誅求

用府元龜

摠錄部

卷之八十一

册府元龜 訓子二 卷之八

册府元龜 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六十八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蓋天性之親氣類膈合故
肇自髫髻至于成人或端厚不羣俊逸特異至性孝
友清識超邁稟賦所及斯可見矣至有天性兇狠體
質庸鄙雖加教勗罔或悛改以至先請其罪免于從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百一十八

坐斯又明于藻鑿不稱其親者也施及同氣以迄宗黨觀厥所為察其所與終善終惡信而有徵咸附于篇用傲厥後

楚若敖子良為司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

子文子良

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

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

文以為大感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

無及于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耶

及令尹子文卒後子越為令尹遂處烝野將攻

烝野

野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澣

臯澣楚地

遂滅若敖氏

伍奢楚大夫平王囚伍奢將誅之費無忌曰伍奢有

二子不殺當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

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

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而死節慈孝而仁

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

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于

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

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

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

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

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
尚
朱公居陶生少子及少子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
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
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糶中載以
一牛車且遣其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小
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
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
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

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
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
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
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
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
聞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
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
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
長男不知其意以其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
王言某星宿此則害于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

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周景王時將鑄大錢又至虞夏商周

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錢者金帛之名所以資貨物通財用也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

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嘗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

封之

或曰王且赦嘗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

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出赦其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

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乃復見

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

今請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

自入室取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

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

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

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

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

耳奈何以朱公子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

日遂下赦令朱公子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

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

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具苦

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

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
吾所為欲遣少子匿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
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以堊其
喪之來

趙趙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
嘗與奢言兵事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
曰兵死地也而括輕易言之使趙不將即已若必將
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以括代廉頗為將悉更
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絕其糧道四十餘日軍餓
括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

秦悉坑之

漢張敞為京兆尹弟武拜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
豪強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
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應曰馭黠馬者利
其術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枉後惠文彈治
之耳漢法冠也故號枉後惠文以纒裹鐵在卷秦制
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獬廌一角今冠
兩角以獬廌為名
耳纒即今方目纒秦時獄法吏冠枉後惠文武意欲
以刑法治梁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
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丙吉為丞相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

乃使出取齋衣 未祭一日其夕辰 視牲具謂之夕牲 吉大怒謂其夫人

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

言然後乃已後顯為太僕與官屬大為姦利咸十餘

萬帝以吉舊恩止免官奪邑

薛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東留過其縣橋

梁郵亭不修 郵行書之舍亦如今 之驛及行道館舍也 宣心知會不能留

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罷 處安也什罷 為生之具也 觀視園

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

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

吏職之意 若自出其意不 云惠使之言 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

可問而知及能自有資財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

言為然 其言其心不平又宿無政實

後漢馬况字長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之三兄也

並有才能援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

守章句乃辭兄况欲就邊郡畜牧况曰汝大才當晚

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 從其所 請也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教衣方

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

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罷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

汝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折像廣漢雒人家富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人或諫之像曰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智者咸服焉及卒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

魏賈滄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嘗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位至建威將軍

令狐邵族子愚字公冶爲白衣時嘗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人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冶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兖州刺史果與王陵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疏屬得不坐

陳實子羣爲兒時實嘗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後至司空

鍾毓會兄也司馬文王遣會征蜀毓密啟文王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後會果謀反會所養兄子遂迪

等下獄當伏誅故宥遂等 漢晉春秋曰文王嘉其忠亮笑荅毓曰若如卿言必

不及及 宗矣 蜀龐德公從子統字士元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嘆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為軍師中郎將

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後至軍帥將軍美聲洋溢有過其實

吳諸葛瑾子恪名盛當世文帝深器異之然瑾嘗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嘆曰恪不大興吾家將

大赤吾家也時大帝置節度官使典掌糧軍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恪季父亮聞之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最要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啟至尊轉之遜以白大帝即轉恪領兵

鍾離駟之弟牧樓船都尉緒之子駟上計吏與同郡謝贇吳郡顧譚齊名牧童齒時號為遲訥駟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牧後為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張儉後主天紀中為司直中郎將以姦情發聞伏誅

初倣父為會稽山陰令卒知倣不良上表云若用倣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倣表正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于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丞言收繫囹圄聽訟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倣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眾姦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晉王祥二子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位至太保

石崇字季倫苞之子少敏慧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有爵果至衛尉財產豐積

王湛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後至汝南內史索綝字巨秀少有逸羣之才父靖每日綝宗廟之罷非簡禮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懷帝蒙塵以為驃騎大將軍左僕射

衛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于眾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後為太子洗馬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少孤兄弟皆早亡單執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後為段遼中軍將軍

陳敏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後與母及妻子皆伏誅

王戎有人倫鑒識族弟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一云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俟戎輒託疾不見敦后果為逆亂又戎從弟衍字

夷甫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雖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夷甫位至太尉

王衍有重名于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從弟澄字平子衍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

第一子嵩第二子處仲第三子嵩庾敳字處仲王敦字澄嘗曰兄

形似道而神鋒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絲是顯名澄為元帝諮議參軍為王敦所殺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

君孝超卿矣後至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祖約元帝時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與逖同母偏相
親愛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于帝口約內懷陵
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
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
有此言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
而已及約謀逆朝野嘆納有鑒裁焉

周顛字伯仁母李氏字絡秀生顛嵩謨嘗冬至置酒
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
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

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日
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荀崧字景猷羽林右監頽之子志操清純雅好文學
齟齬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爲必與頽門後至左
右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
乏公侯後至左光祿大夫開封儀同三司
王羲之少敏悟及長辯以骨鯁稱浮爲從伯敦導所
羈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爲羲之曰汝

是吾家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
悅爲王氏三少羲之位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謝玄封康樂縣公子瑒嗣瑒早卒靈運嗣瑒少不慧
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嘗稱曰我尙生瑒瑒那得不生
靈運

桓溫諸弟中冲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
前秦王猛孫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
出繼宗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嘗兒昔孟嘗君惡月生
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後至安
西司馬征虜將軍

宋劉鎮之毅之從父以毅貴歷顯位閒居京口未嘗
應召嘗謂毅曰汝破吾家毅甚憚之後至衛將軍荆
州刺史被誅

王惠字令明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
謝弘微東郡陽夏人武昌太守思之子童幼時精神
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名爲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
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混風格高
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暉弘微並以文義
賞會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
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

樞衆心至于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
子嘗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簡

阿遠謂瞻字宣遠也阿客

靈運小字客兒

曜恃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

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
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羊玄保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簡文帝好與玄保
基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戎曰金溝清
泚銅池搖颺極佳光景當得劇基玄保嘗嫌其輕脫
云此兒必亡我家戎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
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禪之

明以此上負帝美其言

顏延之琅琊臨沂人為光祿大夫太祖問延之卿諸

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與得臣義躍

得臣酒

范曄少時兄晏嘗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後至太子

詹事謀反誅死果如晏言

王蘊字彥深小字阿益大中大夫楷之子楷人才凡

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嘗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會

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為將假寧朔將軍

建安王休仁司徒叅軍楷弟景文甚不悅論之曰阿

益汝必破我門戶後果斬于秣陵市
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嘗笑曰此兒氣
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後至右光祿大夫遷南豫
州刺史
王僧虔伯父弘為太保兄弟集會諸子孫引僧達下
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搯蠟燭珠為鳳凰弘曰
此兒終當為長者僧虔位至開封儀同三司
劉懷孫小字道玉平原人幼隨伯父奉伯為陳南頓
太守至壽陽豫州刺史趙百符出獵百姓聚觀懷孫
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與吾宗

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六十九

知子第二

南齊垣崇祖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
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後至五兵尚
書
張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舍之樂

廣也緒位至太子詹事師

袁彖字偉才小字史公武陵太守覲之子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覲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顛從叔司徒粲舅征西將軍蔡興宗竝罷之

徐陶仁爲給事中子文景在東宮多不法陶仁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正當掃墓待喪耳仍後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嘗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

顧憲之爲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其祖覲之宋世當爲吏部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
梁韋叡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臧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後至護軍將軍

王茂祖深爲北中郎司馬茂年數歲爲深所異嘗謂

親識曰此兒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後為司空

謝朓祖弘微宋太嘗卿父莊齊光祿朓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水賦詩朓命篇覽筆便就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達特莊笑曰真吾家千金也

何敬容特為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

何點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

治膚清衛玠字叔敬寶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位

至太子詹杜文字弘治

劉虬謂子之遴必以文興吾宗謂諸子曰若此顏氏之遴得吾言語絲是州里稱之遴館至南郡太守裴之高頗讀書少負意氣嘗隨叔父遂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遠所麗重戎政咸以委焉位至特進光祿大夫

劉孺叔父瑱為義興郡守攜以之官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

興吾宗後至侍中特進
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景異之嘗謂親從曰此兒非
嘗罷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徵位終南蘭
陵太守

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嘗稱
為千里駒也後至豫章內史

丘遲字希範父靈鞠有才名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嘗
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
遲位至司徒從事中郎

王規字威明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徐孝

嗣謂之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嘗曰此兒吾家千
里駒也後至散騎嘗侍太子中庶子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步兵較尉為世碩
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嘗曰兒
當以明經致貴後至金紫光祿大夫

江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能屬文父柔之深加
賞罷曰節兒必興吾門後至光祿大夫

王瞻字思範宋太保弘從孫也父猷廷尉卿瞻年數
歲嘗從師受業時有妓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
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瞻父曰

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吏部尚書

陳周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叔父侍中護軍

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

觀汝神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後至

右僕射

周確弘直之子美容儀博涉經史世父弘正特所鍾

愛解褐梁太學博士

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嘆曰此兒

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位至吏部尚書

後魏中山王英子熙好學俊爽有文才聞著于世然

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子嘗欲廢之後果坐誅

崔道固太山太守輯之子道固賤出適母兄攸之目

連等輕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

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畧無兄弟之禮

時宋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之民為從事

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征南既至彭城孝武以為從事

房士達少有才氣其族兄景先有鑒識每曰此兒俶

儻終當大其門戶後終濟南太守

李冲字思順燉煌公寶之少子少孤為長兄滎陽太

守承所擾訓承嘗言此兒器量非嘗方為門戶所寄

後至僕

宋弁爲禮部尚書有二子維紀見元父寵勢日隆便
至乾沒乃告司柴都尉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清河
王懌天下人士莫不怪忿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
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
至是果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
李神雋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爲其從兄
崇深所知賞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爾朱兆榮之從子釐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
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後爲柱

國大將軍

爾朱天光榮從子少武決善弓馬榮特親愛之每有
軍戎事要嘗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衆南轉與天光
密議旣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總統四州兵馬孝
明終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肆州刺史榮將討葛榮
畱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
無以稱我心

高緒字叔宗明悟好學父謙之嘗謂人曰興吾門者
常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後爲鎮遠將軍冀
州儀同府中司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

梁州濟之引自隨嘗令總攝數郡

李琰之字景珍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仲雅尤所嘆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嘗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後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袁躍字景騰尚書翻之弟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後爲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

李訢北幽州刺史崇之子訢母賤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後爲司空侍中

北齊房謨爲驃騎大將軍謨前妻子子遠險薄甚嫌之不以爲子例時以爲謨後妻盧氏所諧神武亦以賁謨謨陳其事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嘆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度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紀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

高昂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劔客家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逆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

荆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後爲司徒封京兆郡公

盧勇字季禮父璧魏下邳太守初與從兄景裕俱學父叔同稱之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與吾門在此二子也

白頭景裕小字也

後勇爲揚州刺史景裕爲

國子博士

崑崙字懷遠七歲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嘗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後爲僕射儀同三司

徐之才爲僕射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字同

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嘆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侍中津之子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末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歔遂爲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二十餘人學庭前有楝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暉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差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

林邊別葦一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之
因以督勵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
室銅盤重肉之食情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寵重
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
當求之千里外後終特進驃騎大將軍

邢邵字子才年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
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
此兒非嘗人也後為尚書令加侍中

後周賀若敦東魏潁州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
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

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
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瞻若者未
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為國名將後至中州刺

尉遲迥父侯晃性弘裕有鑒識尚太祖姊昌樂大長
公主生迥及綱侯晃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
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爾各宜勉之迥後為柱國大
將軍迥弟綱後為大司空陝州總管

宇文深字奴千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
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

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于後必為名將後從戰河
橋及討白額稽胡並有戰功終司命中大夫
李穆字顯慶為武衛大將軍雍州刺史宇文護執政
穆兄遠及其子種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種非
保家之子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
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于此將復奈何穆以獲免
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

隋于仲文字次武少聰敏髫髻就學耽閱不倦其父
實異之曰此兒必興吾族矣後官至光祿大夫
房彥謙字孝冲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

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
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後至司州刺史

陸知命以平陳功拜儀同三司親用其弟恪為沂陽
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張虔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
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
尉中兵參軍

薛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游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
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兒畏懼
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

後爲左禦衛大將軍

李士謙事母以孝聞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後舉志不仕

梁彥光後周荊州刺史顯之子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後至相州刺史

楊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知之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嘗之耄非汝曹所逮也素官至司徒

楊玄感素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痴其父母謂所親曰此兒不痴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宇文述爲太將軍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親臨遣司官魏氏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早預籓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風蒙天恩亦當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唯憶陛下爾帝泣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宮人百僚諫乃止後

智及江都弑逆 唐楊岳隋尚書令素之弟岳大業中為萬年令與素子玄感不叶嘗密上表稱玄感必為逆亂及玄感被誅岳在長安繫獄煬帝遽使赦之比使至岳已為雷守所殺子弘禮等遂免從坐

王珪字叔玠幼孤性雅淡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于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顯當時通儒有人倫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此兒後為禮部尚書兼魏王師 劉山伯河間景城人弟武周為人驍勇善騎射交通

豪俠山伯每誡之曰汝不擇交遊終當滅吾族也數罵辱之隋末作亂伏誅

蘇震京兆武功人也少以門蔭補千牛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年未冠志學有老成人風伯瑱異之嘗謂所親曰吾家有子矣後為河南尹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陳鎮東大將軍蠻奴弟之子也父七寶任陳定遠太守瓌早孤蠻奴愛之情踰已子每稱曰吾子姪雖多並備保爾門戶所寄唯在子瓌後終通州都督

韋叔夏京兆萬年人隋太傅郎國公孝寬之曾孫也

叔夏幼而博涉經史尤精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汝能如是可以繼承相業矣後終國子祭酒封沛國郡公

崔液湜之子也液尤善五言湜嘆曰海子我家之神駒也海子即液小名後官至殿中侍御史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高之孫新昌公主之子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復生于戚里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竟飾輿馬以侈靡相高復衣澣濯之衣獨居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父華每嘆異之曰與吾門者必此子也後拜吏部尚書平章事

今造遜兄也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講習不倦造知二弟賢為營丐成其志業兄弟同致休

顯

西極文翔鳳訂正

漢李松小字大醜幼而聰敏其父有袁許之鑿嘗謂宗人李鑄曰大醜生處奇形氣異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賴君誨激之後果至公輔

李周邛州人父矩嘗謂周曰邛州北接戰國用武之地時事未寧汝果勇抱義當以軍旅之事興我門旅後周以軍功歷貽幽徐安雍汴六州節度權開封尹卒祀官以垂勸乎天下也乃有曰天生德崇四教以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十

立祠

禮曰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孟夏禱祀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此乃古先哲王旌有功褒有德載在祀典領之祀官以垂勸乎天下也乃有自天生德崇四教以

化人事君盡忠以直諫而殞命或化流於千里或仁
洽於一國以至家行敦篤鄉邑之所欽慕威名殫輝
戎狄之所畏服繇是措之祠宇薦以苾芬沒者寄其
悲哀生者伸其企戀至於刻貞石紀茂績咸用論次
以示子後

伍子胥吳大夫也吳王夫差賜伍子胥屬鏹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乃自剄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
革取馬皮為鴟夷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因命曰胥山

孔子為魯司寇哀公十六年卒魯人世世相傳以歲

時奉祠祀孔子冢冢六一頃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
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

白起為秦將封武安君昭王賜起劍使自殺起死非
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漢藥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藥公社

石慶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不治無所
治為立石相祠

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降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

門氏病單于之母也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

兵嘗言得貳師以社以祀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會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北方早寒雖不宜禾魏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

胡建為渭城令治甚有聲為蓋主所告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于公定國之父為縣獄吏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文翁為蜀郡太守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召信臣九江人為南陽太守九江郡二千石歲時率官屬行禮奉祀信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平帝元始

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

江以信臣應詔平陽侯相立祠平陽侯相段會宗為西域都護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發喪立

祠祭不絕平陽侯相龔遂為水衡都尉卒歸葬平陽後延篤為平陽侯相

到官表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阼畝之間朱邑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

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嘗謂蒸嘗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為邑起家立

祠歲祭至今不絕

後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降集蠻夷甚得其和光武徵之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
陳衆為揚州牧歐陽歙從事時李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千人屯瀟山攻穀安風令歙遣兵不能尅衆白歙請得憲降臨於是乘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瀟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任安廣漢縣竹人少事楊厚究極圖籍還家講授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立碑銘
許揚為汝南太守鄧晨都水掾復立鴻郤陂後以病卒晨於都官為楊起廟圖畫形象百姓思其功績皆

祭祀之

侯霸為臨淮太尹後為大司徒薨臨淮吏人共為立祠四時祭焉

祭形為遼東太守及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祭奉

范冉冉或作丹陳留人卒謚貞節先生刺史郡守各為立

碑表墓焉

岑彭為征南將軍征蜀為刺客所殺蜀人憐之為立

廟武陽歲祠焉

董義為廣都長以兄順喪去官廣都為生立廟

王堂為邑郡太守時西羌寇郡為民患堂馳兵赴賊

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楊仲續為神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楊厚為侍中病稱歸健為以黃老教人及卒門人為

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嘗祠之

王喬為葉令卒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

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

為祟

張禽為越雋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及卒夷人愛

之如喪父母詔書嘉美為立祠堂

宋登為汝陰令後為潁川太守病免卒汝陰人醜社

祠之

鄧訓為護羌校尉卒夷人羌胡家家立祠每有疾病

輒此請禱求福

何敞為汝南太守脩理鰥陽舊渠百姓賴其利

鰥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水經注云葛陂東出為鰥水俗謂之三交陂墾田增三萬

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

周嘉為零陵太守卒吏民為立祠

趙炳東陽人能為越方

善禁呪也章安令惡其惑眾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

在今婺州永康縣東姜詩為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祠

高獲汝陽人光武引見欲用為吏出便辭去後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王湏為雒陽令卒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

輒弦歌而薦之

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雒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觴宦學通

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雒陽令化行賢

致外行猛烈內懷慈仁移惡于奸名五篇著里端無

妄發賊念在理寬清身若體夙夜勞動化有能各遠

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

後代莫不稱傳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方祀惟特詔

密臚存故大傅卓茂廟雒陽留王湏祠焉

崔寔為尚書稱疾免歸建中在家大鴻臚袁陞

碑頌德

任延為九貞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

傳睢陽令九貞吏人生為立祠

荀淑為當塗長歷朗陵使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許荆為桂陽太守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賈逵為豫州刺史及卒吏民追思之刻石立祠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

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

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

奐卒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

延篤南陽槃人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卒于家鄉里圖

其形於屈原之廟

屈原楚大夫抱忠貞而死篤有其形於屈原之廟志行文彩故圖其像而偶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二十 六

周黨隱居黽池及終邑人賢而祠之

韓韶潁川人爲羸長卒於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

淑等爲立碑頌焉

陳寔潁川人爲太丘長以滯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

去及卒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

立石碑

桓彬卒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爲彬有過人者四

風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

也辭隆從寡潔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馬稜僊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去矣罷鹽官以利百姓

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

頌之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太嘗趙典舉有道不應年

四十二卒于家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盧植曰吾爲碑銘

名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媿色爾

魏蒼慈爲敦煌太守數年卒州爲立祠

顏斐爲京兆太守數年遷平原及卒京兆爲立碑稱

頌之

田豫爲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及卒汝

南人就爲立碑

蜀諸葛亮爲相既卒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隲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張翼戰尉晉隆中書郎向克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信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人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大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是賴而彘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

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性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馬忠爲庾降都督安南大將軍處事能離威恩竝立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之立廟迄今猶在
張嶷初爲越嶲太守後爲盪寇將軍與魏將戰臨陣隕身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爲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王商爲蜀郡太守爲嚴君平李弘立祠秦宓與商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爲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冕天下繇夷逸操止獄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歌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遺相如東授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偁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何其

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秋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晉扶風王駿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鎮關中病薨西士聞其薨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閻德東海人門徒甚多獨目唐彬有廊廟材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唐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較尉右將軍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坐事徵百姓追慕彬功德

生為立碑作頌
荀勗為安陽令長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為立祠

羊祜鎮荊州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處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江惇以高尚養志為時所重及卒交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其德美

嵇紹為侍中死於湯陰難後東海王越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

楚王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誅莫不墮淚百姓為之立祠

丁紹為廣平太守時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群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感紹恩生為立碑曰文貞公

杜軫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

祖逖為豫州刺史鎮西將軍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譙梁百姓爲之立祠 西漢軍卒將士大夫各委其
 李雲爲成都王穎所害門生故吏迎喪塋清河修墓
 立碑四時祠祭 魯州十一縣景百姓立碑於
 范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及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
 生賀修立碑紀其德行 東晉國南郡王胡公 魯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
 書爲務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
 祠 吳太 魯州 立碑 魯州 立碑
 宋劉劬爲右將軍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獲嘗自其德
 之爲立碑記 吳 魯州 立碑 魯州 立碑

蕭承之爲漢中太守旣卒梁士民思之於峩公山立

廟祭祀

安陸王緬爲雍州刺史旣卒百姓於岷山立祠 魏
 南齊王儉爲衛將軍開封府卒梁武受禪詔爲儉立
 碑 魏 魯州 立碑 魯州 立碑
 蕭昱爲晉陵守暴疾卒百姓號哭市井爲之誼沸又
 相率爲立廟建碑 魏 宜如太守 魏 魯州 立碑
 崔景真爲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爲立祠
 夏侯亶爲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

碑頌美焉後為徐豫二州刺史州民請為立碑置祠詔許之

謝舉為晉陵太守罷郡吏民請立碑許之

梁何遠為武康令歷宣城太守新興內史所至皆生

為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

於官舍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貞陽侯明為豫州刺史百姓請闕拜表言其德政樹

碑於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明於廣營厨帳

多召人物躬自率領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

其州人也

徐勉為侍中卒故佐吏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

行狀請刊石紀德政奉詔許立碑於墓

陸襄為鄱陽內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暕等四

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中立碑詔許

之

伏暉為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

時生為立祠

簡欽為衛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

德詔許焉

陳王勵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
頌勵政績詔許之
鄭萬頃爲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
詔許焉
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留異擁據東安陽都討平之
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
詔許之
後魏高允爲懷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業風化
頗行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嘗景追思
允立祠于野王之南立碑紀德

陸騰爲隆州總管討信州蠻蜒前後破平諸賊巴蜀
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

元子華爲齊州刺史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
頌德

北齊李繪字敬文爲高陽內史濼州三郡人俱詣州
立祠州請爲繪立碑於郡街
後周長孫儉爲荊州刺史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
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
爲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許焉及卒荊州民儀同
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爲立廟樹碑詔許

隋李士謙初為魏廣平王府參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家富於財每以賑施為務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請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裴肅為平原郡丞甚得民心歲餘卒夷僚思之為立廟於鄆江之浦

樊叔略為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吏民相與立碑頌其

德政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楊文思為魏州刺史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侯莫陳穎為瀛州刺史坐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淚因相與立碑頌德

樊子蓋為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房彥謙為長葛令甚有惠化及移鄭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百姓思之立

碑頌德

高孝基為吏部侍郎大業中杜如晦預選孝基日願保崇令德今欲甫就卑職應為涇少祿俸爾遂補澄楊尉後如晦為尚書右僕射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記其德

唐李恩摩為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未幾卒葬訖仍立碑於化州

賈敦願永徽中為雒州刺史百姓為其樹碑于大市通衢第敦實咸亨初轉雒州長史甚有惠政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於兄碑之側時人號為棠棣碑

高智周為費縣令政化大行人刊石以頌之

高獻為通義令以善政稱去官後吏人樹碑頌德

崔縱為藍田令寬明勤謹德化大行縣人立碑

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

德為立碑

韋景駿為肥鄉令及去任人吏立碑頌德

王駿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數年州人為立碑以頌其

政

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李鼎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

王方翼為肅州刺史屬蝗儉諸州貧人死於道路而肅州全活者甚衆州人為立碑頌其德

楊瑒為國子祭酒生徒為瑒立頌於學門之外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人吏為生立祠仁傑嘗為刺史

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立碑頌德

崔隱甫開元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太原尹人吏刻石

頌其美政

苗晉卿天寶中為安康郡太守遷魏郡太守所到有

惠化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呂運為荊州都督府長史克禮郎荆忠峽五州節度

觀察等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郡人立生祠謹沒

後歲餘江陵將吏合錢十萬於府西爽境地太立祠

宇四時祀禱之

李勉大歷中為廣州刺史在官累年器用市服無增

飾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盧真李朝隱之徒人吏

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張延賞大歷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治其去皆刻

石紀績

嚴郢為河南尹有能政都人為立碑紀述

李融興元初為金州刺史兼防禦使州人懷之刻石

紀政
孫成貞元初為信州刺史信州吏人上表請立碑陳其殊績優詔褒異而允其請

楊元卿為涇源節度使涇人請立德政碑從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裴誼奏與丹立碑祠

袁滋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生祠禱祀之
田弘正穆宗初為魏博節度州縣官請與弘正立德政碑從之

成汭為荆南節度使薨荆州趙凝奏請與汭於荆南

建南建置廟貌哀帝從之

杜洪為鄂州節度薨梁王表請與洪於本道置立祠廟哀帝從之

劉德威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梁馮行襲為許州節度使開平二年本州官吏百姓請四方館進狀請與行襲立德政碑太祖允之

王重榮開平二年為河中節度使贈太師晉王仍立廟差右僕射張禕換碑文委河中尹選擇穩便處立

碑奏聞

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潭州錄事叅軍馬琳

軍府官吏僧道等進狀稱殷自到所著功庸政績合具上聞伏乞許於本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太祖優詔許之并令翰林學士封舜卿撰碑文與立錢鏐爲吳越王開平五年四月杭州將吏耆老列狀願爲鏐建生祠以頌功德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爲宣慰立祠堂使仍令翰林學士李琪製碑文以賜之於其地太祖許之仍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以賜之其廟至今在焉

晉安重榮爲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副使朱崇節奏鎮州軍府將吏僧道父老請闕請立重榮德政碑高祖敕晏重榮功宣締構寄重藩維善布詔條克除民瘼遂致僚吏僧道詣闕上章求勒貞珉以揚異政旣觀勤功宜示允愈其碑文仍令太子賓客任贊撰進碑文

安元信爲山北諸州團練使清泰元年領上黨加簡較太尉累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進封至武威郡公三年二月以疾終於位時年七十四贈太師葬於太原交城元信有子六人長曰友權官至武衛大

將軍帝以元信宿望命禮部定謚表迹業也仍賜建神道碑使禮部郎中呂咸休爲其文

周劉表徵廣順初爲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稱表徵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李暉廣順初爲滄州節度使州民張鑒明等於黎陽山採石欲爲暉立德政碑暉出於軍較前鎮河陽部人已刊碑頌及泣浮陽又聞其政不亦善乎

何福進廣順中爲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民吏請爲福進建立德政碑

王晏爲徐州節度使顯德元年九月官吏繙黃耆老

以晏有善政及民乞立碑以紀之詔可之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文以賜焉

曹英爲成德軍節度使英本貫鎮州詔真定縣宜改台輔鄉爲衣錦鄉鴻儒坊爲勲德里

李瓊爲安州防禦使顯德四年十二月癸酉本州監軍馮守規上言州之官吏百姓乞與防禦使李瓊立德政碑尋命中書舍人竇儼撰文以賜之

薛瓊廣順中爲宿州團練使宿州民吏詣闕上言請爲瓊立碑頌美太祖從之後爲萊州團練使及卒萊州官吏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

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宗從之

張晏廣順初爲共城令滑州言縣民張祚等請留晏
欲爲晏立碑頌太祖從之

